



梁启超



徐刚 著
广东旅游出版社

梁启超



徐刚 著
广东旅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梁启超/徐刚著. -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1996. 9

ISBN 7-80521-709-2

I. 梁… II. 徐… III. 梁启超-生平事迹 N. B259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2921 号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码: 510600)

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5.875 印张 360 千字

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300 册

定价: 25.50 元

目 录

第 1 章	萧瑟年华	(1)
第 2 章	凌云塔下	(21)
第 3 章	万木草堂	(37)
第 4 章	公车上书	(49)
第 5 章	础润而雨	(77)
第 6 章	百日风云	(95)
第 7 章	亡命天涯	(129)
第 8 章	红颜知己	(157)
第 9 章	三十自述	(177)
第 10 章	大哉文化	(187)
第 11 章	新民如梦	(195)
第 12 章	死战革命党	(217)
第 13 章	宪政波澜	(233)
第 14 章	归去来兮	(253)
第 15 章	身为党魁	(279)
第 16 章	再造辉煌	(305)
第 17 章	护国之师	(331)
第 18 章	蔡锷之死	(351)
第 19 章	沉浮依旧	(359)
第 20 章	欧游心影	(375)
第 21 章	论战社会主义	(401)
第 22 章	呜呼志摩	(415)
第 23 章	历史是活的	(429)
第 24 章	佛光之下	(457)
第 25 章	沧海一角	(467)
第 26 章	绝笔余响	(483)
后 记	蒿里秋色	(499)

第1章

萧瑟年华

1924年9月，秋风乍起。

北京真是四季分明的，秋风吹过，窗外的树叶便显得有点凄冷了，没有了夏日里油光锃亮的浓绿色，而潇潇秋雨也定会如期而至。这个时候，风声、雨色，在梁启超听来仿佛尽是愁苦与哀怨之声。

回回营、清华园、北京的大街小巷，都在风声雨声里。

梁启超端坐在书桌前，听雨，望着窗外的树。

有一片树叶打着旋儿，落下了。

这树叶还是绿的，落叶的季节尚早，前一年的深秋，梁启超邀约了丁文江、王国维、赵右任、陈寅恪一起游西山看红叶，不料进得香山公园的大门，便见到一地金黄的银杏树叶，老友们相顾愕然：金黄得醉人，怎敢去踩？

梁启超更是喃喃自语：原来落叶也辉煌。

可是，眼前的这片叶子却是凋零在不该凋零之际。它为什么凋零了呢？它何尝自甘凋零？它打着旋儿，在梁启超的窗前，落下了。

梁启超顿时心动，走进内室。脚步由疾而慢，轻轻地、轻

轻地。他刚才离开夫人的病榻时，夫人似乎感到癌症的剧痛稍稍减轻了，呻吟之声便也骤然停下，看了一眼梁启超，那是温情和歉疚的重叠，夫人已经无力说话了。

或许，夫人可以小眠半刻。梁启超这才到书房，竟无法握笔，便听那雨看那一片落叶。而此时梁启超重回夫人床前，轻轻拨开床帷时，梁夫人竟如睡去一般长眠不醒了。

一道闪电一声雷，一个灵魂上天了，时在中秋。

秋风秋雨不是年年都有的吗？对于夫人的去世，梁启超本来是有思想准备的。灯节发病，其时医生便沉重而悄悄地告诉梁启超：准备后事吧。又一次，梁启超感到回天乏术。

梁夫人蕙仙的病拖了半年，一边延医用药，一边日见沉重。病人痛苦中的呻吟，使梁启超想起，自从结发以后不久，自己亡命天涯，夫人担惊受怕，却未曾有过半句怨言。而如今的呻吟却明明白白是疾病正在摧折一个坚强之人。生老病死，原属寻常，可夫人离垂暮之年尚远，命运何以如此不公？

没有比至亲至爱者的离去——活生生的生命的离去——更能使未亡人体味到生命的短暂以及弱小，留下的竟是一片怅惘！梁启超涕泪满面从回回营步行几里路到宣武门外，为夫人守灵毕，归来便写《苦痛中的小玩意》：“风雪蔽天，生人道尽，块然独坐，几不知人间何世。哎，哀乐之感，凡在有情，其谁能免？平日意态兴会淋漓的我，这也嗒然气尽了。”

是晚，暮色苍茫，梁启超觉得寒气逼人。

因为有了梁夫人的容颜笑貌或者嘘寒问暖吗？哪怕呻吟之声也好，至少也是生命活着的明证。

不断地有朋友、门生来探望，往日里谈笑从容神采飞扬都被秋风秋雨刮走了，道一声“珍重”、“节哀”后便匆匆离去。唯独王国维不然，一言不发，满脸愁云，电灯光幽幽地照着一

样枯坐的梁启超与王国维，两个人如同两株老树，一任时光在他们身上刻划皱折。

良久，王国维告辞。只是在和梁启超深深对视的目光中，仿佛互有应答：

“总要走的。”

“都会走的。”

梁启超送王国维出门，拱拱手，看着王国维踏上人力车，夜色把一切都溶化了。

梁启超饱蘸浓墨，写就了《祭梁夫人文》：我往有阙，君实匡之；我生多难，君将扶之；我有疑事，君榷君商；我有赏心，君写君藏；我有幽忧，君噢便康；我劳于外，君煦便忘；我唱君和，我掄君扬；今我失君，双影彷徨。

梁夫人辞世之后第一个夜晚。

这是梁启超毕生中最孤独的一个夜晚。

辗转反侧，悔恨无穷！谁说世上的后悔药都让女人吃了来着？男子汉、大丈夫，该吃的时候也得吃！

怎么会在夫人辞世前片刻，竟离开了她的病榻呢？或许夫人还有最后的话要说，倘若她已经说不出来了，那未听见她最后的呻吟也好，“我怎么会离开的呢？”

梁启超一次次地问自己，不，是折磨自己，把自己的心撕碎，撕成碎片，再蘸着自己的血，为夫人写一副无字的挽联。

心碎了，人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梁夫人就不远处，只是悬空而立，脚下是白色云朵。她升腾之际似有所恋，回眸一望梁启超惊喜莫名，可是夫人不回来，不再回来了，她飘向浩渺天宇，那眼神却始终没有离开她的夫君。仿佛还有鼓乐和偈语传来：不二法门，终归大化。

想起了自己的信佛，人在梦中，这断断续续的思维竟是如

此清晰。还有杨文会，宋仁山，安徽石台人，首创南京金陵刻经处，终其一生出版了大小乘佛经 2000 多卷。13 年前坐化，那也是梁启超的老友了，时在念中啊！那声音莫不是仁山的？

仁山生前亲口对梁启超说过，他每每坐禅无论昼夜，都曾梦见过达摩东渡，一苇慈航。

梁启超希望着也有一个这样的梦。

此刻，他忽然面对的是大片的芦苇荡。那飒飒白发于江风海韵中期盼着什么？

达摩安在？

什么是涅槃？

梁启超醒了。他清楚地记得，在南开大学他对学子们说过，这一佛家的最高境界原是不可解释的，凡夫俗子妄加推测而已“大概是绝对清凉无热恼，绝对安定无破坏，绝对自由无束缚的一种境界。”梁启超如是说。

梁启超去小便，他发现他尿的是红血。

梁启超竟出奇地平静。

夫人的死，夜半的梦，关于涅槃的重就回顾，他都从冥冥中得到了某种启示，甚至那一片落叶。正所谓天地万物，息息相关，智者悟之。如此说来夫人在梦里关爱的回眸犹豫而去的神色，都是一种提醒：任公病矣！任公要小心爱护自己了。

梁启超似乎不曾想到过自己会得什么大病，且一直以健壮自豪，50 初渡，曾感觉心脏不适，一度登报谢客。不久一切如常，仍然教课、讲学、夜间握笔写《先秦学术研究》。这一回突然尿血，其因起自夫人长别，顿觉了无生趣，心里常常诉说给苍天的是这样一句话：我何不随之乘风归去？

在此种心态下，梁启超安之若素，对自己的病秘而不宣，“不就是血尿吗？我不去看它可也。”同时又觉着时不我待，而

先秦学术又是如此博大迷人，便赶紧写，一天几千字，竟无法搁笔。

1925年过去了。

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的北京年关，依旧是大雪，巷子里偶尔有冰糖葫芦挑子和担着芝麻桔的农人在叫卖。北京的百姓有旧俗，大年初一把芝麻桔铺在四合院里，“踩祟”，“祟”与“碎”同音，鬼祟也；驱邪图吉利之意。风云起伏，20世纪又过去了四分之一，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仍然在内乱外患中煎熬，何曾吉利过？

梁启超忽然想起，自己随意写来以后却被人反复引用的“过渡”一词——上世纪末、本世纪初，梁启超以及一大批有识为之士所处的时代乃是“过渡时代”。进而，梁启超又认为，这个时代的中国是“过渡之中国”；而活跃于当时政坛、文坛上的诸多人物便是“过渡人物。”

不妨说，“过渡”一语出于梁启超之口，好像随意，其实是他自己呕心沥血投身于时代的浓缩而又浓缩的总结。不再有炉火的熊熊声势，却有了百炼成铁之后的凝重，闪着淡淡的青光。

又过渡了一年。

梁启超慨然自喟：“尿血不也是一种过渡？”

1926年1月，梁启超的病情已经无法隐秘了，他的气色苍白，精神委顿使他的爱女及朋友们心急如焚。至此，梁启超血尿已经一年多了！

他是不讲科学呢？还是自残生命？

丁文江急得几乎暴跳如雷：“任公兄，岂能如此？所为何来？”爱女令娴闻讯几致昏厥，儿女们泪眼汪汪似在问梁启超：“你是不爱我们了吗？还是我们不值得你爱？”

梁启超无言以对。

家园，他之所爱；朋友，他之所爱；教育，他之所爱；著述，他之所爱；更何况骨肉儿女，连心连肺？可是说不出的形同枯槁心如死灰，又岂能向儿女诉说苦难？

1926年1月，梁启超拖着沉重的脚步前往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诊病。经化验，他的尿液先由紫红变粉红，继而又成为咖啡色和黄色，且带有浓浓的血腥味。德国医师怀疑肾或膀胱有病，却又查无实据。这时候梁启超才痛感讳疾忌医是此路不通的，这次血尿诊治太晚了。

人总是惜命的，尤其在真正面临着生命被疾病威胁之际。只是梁启超依然没有惊慌失措，给爱女梁令娴的信中说：“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，便什么事都没有。”这是安抚女儿却又流露出不敢或不想去正视现实的柔弱，是深深的无奈。

丁文江清早到访，连寒暄都省略了，这一次是坚决而又轻声地说：“任公，到协和住院去。”

梁启超想说什么却又默然，他知道这位老友的脾气以及苦心，那是不能违背的。一个总是反潮流的、在大风大浪中搏击一生的强者如梁启超，偶然顺从一回，心里觉得舒坦而轻松。

有道是：强者也弱，弱者也强。

协和医院为梁启超的住院着实忙碌了一番，确诊为右肾长了一个瘤子。1926年2月16日手术成功，但仍有血尿。出院后，延请京城名医唐天如按脉，服中药调理后，便血骤停。

梁启超手之舞之。赶紧给女儿令娴写信：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！”

梁启超最后审读了一遍在病中脱稿的《先秦学术年表》。

血尿既已停止，身体便也渐渐康复。

北京的春天总是十分短暂，那金黄色的迎春花开过，西山

的桃花缤纷时，春天的云朵便也飘走了。樱桃沟里淙淙的泉水之上，浮着几朵野花，只见其色，不知其名。然后便是苦夏，学生放暑假了，梁启超便批改作业，着手准备资料写了《中国历史研究法（补编）》的提纲。《儒家哲学》已经酝酿几年了，可谓成竹在胸，也该动笔了。只有伏案时，一管羊毫在手，万千郁闷皆去，梁启超自己竟也奇怪了：一生奔走呼号，身体力行，为新中华，为少年中国，为未来，可是自己的心却又更多地总与古人相通，儒也、道也、佛也，皆然。

历史，真是巨大的。更多的时候，人是生活在历史中。

风云际会过去之后，如大海的退潮，虽说涛声依旧，那轻盈地漫上沙滩的浪头，却更多了一分渗透的韧性，而不是一味地企望冲决堤岸了。

有残留在沙滩上的贝壳，三五成群地无言相顾，是一种孤独，也是别样清静，还有礁石，淹没和显露都是无声无息的。

梁启超想起了杨度。朋友，也是对手，如今呢？该是相逢一笑了，人老了。自从拥袁称帝与起兵护国形同水火之后，杨度信佛在先，号称虎禅师，一日聚信徒八百讲法，先讲禅，谓“禅即高也大也，高至无穷大至无边，企望言传者滔滔，可以意会者寥寥。如时代中人，但说时代，唯梁任公谓‘过渡时代’，‘过渡’一语便颇得禅理，包罗时空，缀连古今；一山横亘，无路可援；一水在前，无舟可楫；岁月如流，过而渡之；过路也，渡人也；匆匆过客，明明灭灭；风也，雨也，水也，云也，空也！”

梁启超钻研佛学在后，同道中人便示之以杨度这一番话。梁启超读后感慨系之：“哲子毕竟是哲子。”

梁启超有点惊觉：连日来为什么总是回忆？

莫非真的任公老矣？

1926年的夏天又要过去了。

自从夫人辞世，梁启超便对秋天特别敏感，秋风叶动的时候往往惊心动魄，怎么也忘不了那一片打着旋儿从窗前飘落的树叶。

秋兴，秋思，秋怨，还有秋水，这一个秋字好生了得，耗去了多少骚人墨客的华丽辞章。而天地之大又并非写秋的那些诗文可以概括的，农人自然最爱秋实，家家喜尝新米粥，春夏辛勤，终得报偿。对梁启超来说，刻骨铭心的是中秋月圆时梁夫人蕙仙阖然化去，玉盘冰轮，无限凄冷！

后来，梁启超爱看弦月，风雨从上弦剥落，岁月在下弦攀升，“无人会，登临意。”

总是残缺的日子多，信夫？

是年八月底，梁启超的四妹病逝，又是秋风秋雨初来时。

梁启超思妹怀乡，感叹岁月倥偬，竟然又开始便血！急请另一位祖传名医伍连德用药，伍连德并叮咛再三：内心务求平静。梁启超只有诺诺。服药之后，便血慢慢停止。梁启超却不敢狂喜了，再三思忖之下，这血尿实在与自己的情绪密切相关，愁苦惶急之下血尿便应运而出。只是要让梁启超完全置家国、生死、朋友、亲人的命运于度外，就意味着情感冻结、思维停止、无思无想、无欲无望，那岂是梁启超所能？再者，这个动荡多难的时代所形成的环境，艰难困苦的中华民族，哪一天不是在让有识之士忧愤莫名？

又何况，一起从上世纪末叶“过渡”过来的人，激情虽未泯灭却已淡化；为中华也，奔走革命流亡海外乃至亲入枪林弹雨，虽不能说毫无成果，失望与不如意总占了十之八九。

或者已老或者将老，步入了萧瑟年华。

9月，梁启超的好友曾习经去世。看着患肺癌的曾习经形

销骨立气若游丝，而痛苦之状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。

梁启超抱病陪侍，目睹了这一切。

曾习经已无力睁大眼睛，却点点头，他知道任公来了，送他走完最后的旅程。

梁启超默然，一任老泪横流。

为曾习经送葬毕，梁启超便血三天，待心绪稍稍平静，随即好转。

秋意渐浓。该是去西山看红叶的时候，朋友们知道梁启超的心境，不再有人提议了。清华已经开学，这一学期开讲的《中国文化史·社会组织篇》讲义还需修订，虽说倦于出门走动，却仍然不倦于编撰著述，这是唯一可以使朋友们稍觉心宽的。

秋风总是一阵紧似一阵。

落叶纷纷，有声有色。那声中无怨，那色是金黄，飒飒作响若鼓乐之声，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的赞美诗，循环往复，大地岿然。

读不尽的天下秋！岂只是万木凋敝？岂只是绿肥红瘦？一代风流，尽已白头！

1927年3月8日，南海康有为70大寿。

梁启超早在三月初便构思祝寿联语腹稿，心潮起伏，难以平息。

康南海，梁启超之恩师也。

倘说不幸的时代造就了中华民族一批英雄人物的话，梁启超理该名列其中，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，是既不能抹煞也不会被遗忘的，而且是无可替代的。

他是觉世者，也是传世者。

然而，有论者谓：无论如何康南海是梁启超的雕塑者。说得更全面一些，在时代造就梁启超的过程中，曾有过很多动因，康南海则是其中不可或缺之一。

在康南海身上看不见梁启超。

在梁启超身上找得到康南海。

康梁之间亦师亦友，在世纪之交，他们把偌大一个中国闹得沸沸扬扬，并由他们始，仁人志士层出不穷，最终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，不能不说轰轰烈烈，功在千秋。

几十年间，康梁有合有分，有和有争。康南海是抱定宗旨，以不变应万变；而梁启超则以多变、善变应万变。无论是因着歧见而争论，或者在声誉日隆、列居高位之后，梁启超对康南海从来都是执弟子之礼，恭而敬之。

梁启超研墨，运笔。

如锥划沙，宣纸上是这样一副寿联：

述先圣之玄意，整百家之不齐，人此岁来年七十矣；
奉觴豆于国叟，致欢忻于春酒，亲授业者盖三千焉。

搁笔，梁启超又看了一眼自己的手书，自我感觉尚可，一声太息，不知是轻松还是沉重？总而言之是想起了授业恩师康南海的一生吧？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，而今古稀了！

为武昌首义、为张勋复辟，康梁几成水火。在清室应否复辟的原则问题上，梁启超再也无法“唯唯而已”了，而是亲自为滇、黔、粤、桂四省都督起草了反复辟通电，其中有“如有再为复辟之说者，继尧等即视为蔑弃《约法》之公敌，罪状与袁贼同，讨之与袁贼等……”

对康南海的誓死拖着一条长辫子企图复辟，梁启超的态度是“虽我小子，亦不敢曲从而漫应。”或谓：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。”

康南海在张勋复辟失败，弼德院副院长当不成而逃入荷兰使馆后写诗责骂梁启超大悖伦常、禽兽不如，却是恨之入骨了。

无论如何，师生情谊已大不如前，真是岁月可忆而不可追也。待到梁启超从段祺瑞内阁中退出，政治一梦好比南柯，军阀的刀枪之下岂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？自此，又常常念及康南海，各自的理念仿佛都已化作青烟。

一个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变至 70 岁，也属不易了！

有人戏言：康南海一切都失败了，唯独他塑造的少年梁启超是成功的。因着康南海的耳提面命，一个少年秀才成了维新猛士；也因着这个开端，梁启超走了一条后来不同于康南海的人生之路。

康南海功莫大焉。而梁启超，则明确又小心地区分着政治与私情，未有一日不念师恩的。

中国的历史就这样把康梁缠结着。

为康南海祝 70 大寿，梁启超手书的寿联中对恩师之敬仰跃然纸上，细细地把玩字里行间，又有一层淡淡的让已经过去的过去、没有过去的苦存于心的感慨。

辞别官场、潜心学术之后，虽不能说梁启超心中块垒顿消，却总是释然多了。而常常的念及旧人、尤其是曾为至友后来分手的那些旧友，却是在梁夫人去世、自己不时为病痛折磨之后，生也老也病也死也，原来皆为阅历，都有学问在。

梁启超是坦然的，当年日理万机哪有空闲忆及少年、青年、旧朋、故友？或许沉缅往事正是心态老化的标识，老化既

是不可阻挡的，何不听其自然呢？较之于现实的动荡、未来的迷惘，历史总是要清澈得多，心灵若能相忘乎山水，亦是一大快事！

谁料祝寿的欢乐余音尚在，3月31日康南海在青岛突然去世，一喜一悲，中间只隔23天。原来灵魂归去时是不以人的祝寿之声为眷念的。归去便归去，天何言哉！

梁启超接到噩耗，如同掉入冰窟。

他匆匆地走了。其实这个世界上天天都有不知其详的人这样走了，偏偏有一个人是和梁启超恩怨缠结难分难离的。他的始终如一的不合时宜，使他活着时始终如一的倍加艰辛，集大毁大誉于一身，而毁之誉之的又有几人是真正了解他的？世纪交替，金戈铁马，中国人期待万象更新是年年复年年，焦虑、惶急、苦难之下便无法去探寻那些站在历史前头的人物的内心，或曰心路历程，期望太多也太重。

伟人的被关心以及被忽略，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悲哀的。

现在，康南海安息了。

最后，也是第一次，康南海置毁誉于度外了。

梁启超在心里默默地说：吾师累了！

青岛，有海上的涛声传来。

浪迹天涯，亡命四海，居无定所的康南海，最后长眠于青岛，由涛声拥着。

他的灵魂又去浮槎于海了吗？

康南海身后的萧条，无异于一个辛劳耕耘、收获甚少、穷苦半生的老农。世人为之震惊：赫赫有名的南海康有为死后，连草草入殓的银子都没有！

他的革新与保皇都没有替他带来钱财。

他是真正不留后路的人。

梁启超当即汇去数百元，青岛那边才算匆匆殡葬。

百感交集的梁启超，总觉得不归路上的恩师太寂寞，便邀约丁文江、王国维一起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喝茶，听听两位老友的意见。

“南海一生，以‘公车上书’及‘百日维新’为最盛，将来的历史无论谁写断无不记之理，而这两件大事都发生在北京，倘若我等无所表示，于情于理皆不宜。”丁文江的话正中梁启超心意，由自己出面，在北京择日公祭康南海，想来这是能替恩师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。

王国维沉思默想着，目光清淡近乎无欲无望。从学术、文章言，他与梁启超同为清华四大名教授之一，也佩服梁启超的才情及治学。但，倘说对清王朝的态度，王国维与康南海几无二致，同是赤胆忠心。清王朝已经覆亡之后，1923年4月由升允举荐，王国维被废帝溥仪召为南书房行走，随侍左右。康南海撒手西去，王国维怎能不悲从中来？

然而，王国维却并不热心于公祭等等，说：“死者去矣，更有何求？”

公祭的事情总还是定下来了。1927年4月17日，北京各界追悼康南海。从1888年康有为《上清帝第一书》至今，39年矣！北京的老百姓中年岁稍大一些的，无不知道康梁。康的死讯及梁启超为之公祭的消息，一时传遍了古城，也有市民胸前缀白花以示哀悼的。

座中泪下谁最多？自然是梁启超了，不久刚写过寿联的笔现在又用来写挽联了：

祝宗祈死，老眼久枯，翻韦生也有涯，率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；